

博異志

唐 鄭還古纂 欽曹臣校閱

敬元穎

大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
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
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
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恠
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
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開乃窺於井上忽見水

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竟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頴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頴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

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早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

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
洗淨安匣中焚香以繫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
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
生成之恩煦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
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
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苔所
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闕絕而不可
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
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

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
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
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
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
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
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
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
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
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太官

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

而水纔三二尺北行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若鷗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東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日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

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
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
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
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
吐、大、如、斗、盞、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
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
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
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
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

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
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
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
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
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
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
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
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
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

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
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
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
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
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
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
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
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
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悵悵而別歸舟忽

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
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
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濡口溺殺
四人至二更後却澇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
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
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宿於此處
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
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
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

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
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
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
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
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
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
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

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死崑
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
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
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
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
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
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
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
亦昭然當問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

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錄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覘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衝出一道士

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泊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金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木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僮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聞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

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
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
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
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
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
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
日云欲求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
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
從容不惡請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

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
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
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
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
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朶輕
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
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卽奉求余
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
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

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妯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有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
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
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
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
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
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
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
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
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
色鳥大如鶴翔翔乎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
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
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
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
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
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
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
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
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勒門吏禮而遣之工

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
工人曰向者未敢僮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
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
清泉眼令洗浴及滌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
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
勿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
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玳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
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
初得仙者闕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

武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錄主符
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
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
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
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
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
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
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
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

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副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
纜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
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
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
世矣開井之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
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
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
後有人於劔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忽覺
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特此祭
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
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帔履衣
服輕細如霧非齊統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
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
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
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
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

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
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
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
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
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
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
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
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
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后
令人堦送詣其所止由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
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
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
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
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
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
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謂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

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贖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曰美人曰妾好詩而當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助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

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却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施王

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
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工起珠帳擇上
塋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
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
西有巴籬所隔又有廳常扁鏤云多有怪物使客
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
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

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
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
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而騶抱阿荆
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
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
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
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
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
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

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
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且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
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
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
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
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
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
爲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
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
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
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
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
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其乃
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
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
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

我而恹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鉄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尚未安聞車馬蹄歎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率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

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携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其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敷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鋒鏢臂曲瘦木甲拏獸爪衣豹皮褲携短兵直入室來睜目電燧吐火噴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

久之物乃撤一門屏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勲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唐人小史中多造奇艷事爲傳志自是一代才情

非後世可及然惟深幽眇無如諾臯博異二種此其厥體中韓昌黎李長吉也顧元慶跋